

續資治通鑑長編
(136冊)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一

宋 李燾 撰

太宗

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御朝元殿受冊尊號曲赦京城繫囚改元

己卯改乾明節爲壽甯節

丁亥建虔州大庾縣爲南安軍

太保兼侍中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間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戊子以普爲西京畱守兼中書令

庚寅令戶部郎中柴成務兵部員外郎趙化成使高麗

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使交州以加恩制書賜王
治及黎桓也高麗國俗信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
朝廷使至治必擇良月吉日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逾
月乃貽治書責其牽於禁忌泥於小數眩惑日者之浮
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巫祝之能曉書
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
燦然古訓足以明稽所宜改圖速拜君賜治覽書慙懼
會霖雨不止乃請俟晴霽成務復貽書開諭治卽出拜
命宋鎬等抵交州境黎桓遣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
以船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
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涇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
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尙新因爲館驛至長州漸

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爲誇詫盡出舟師戰權謂之耀
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
曰柔征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
千揚言千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衣以襍色之衣乘
舡鼓噪近城之山虛張白旂以爲陳兵之象俄而擁從
桓至展郊迎之禮桓斂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
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
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而府署湫
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日與蠻寇
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
臨海汊以爲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得一魚
左右皆叫噪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

帽子桓多衣花纈及紅色之衣帽以眞珠爲飾或自歌以勸酒莫能曉其詞常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爲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卻之不受卒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月給令自舂爲食其兵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脫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爲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卽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箠之三十至五十黜爲門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木塔其制樸陋桓請同登遊覽乃相顧而言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鎬等明年六月歸闕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桓事迹鎬

等自敘云爾

初殿中丞清豐晁迥通判鄂州坐失入囚死罪削三任有司以殿中丞右贊善大夫并上柱國通計之丙申詔自今免官者並以職事官不得以勳散試官之類舊制勳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五代以來初敘勳卽授柱國於是詔京官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騎都尉歷階而升又詔古之勳爵悉有職奉以之蔭贖宜矣今之所授與散官等不得用以蔭贖

二月己酉改大明殿爲含光殿

辛酉詔自今遊宴宣召館職其集賢祕閣校理等並令預會先是上宴射苑中三館學士悉預李宗諤任集賢校理閣門吏拒之不得入宗諤獻詩述其事故有是詔

國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
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
直館集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
閣門拒校理不得預宴蓋吏失之也

夏四月上以寺監副貳品秩素高舊制自郎吏遷授頗
聞縉紳之流以臺閣自許目爲散地欲振起之乙未以
兵部郎中孔承恭爲太常寺少卿魏羽爲祕書少監戶
部郎中柴成務爲光祿少卿魏庠爲衛尉少卿張洎爲
太常少卿呂端爲大理少卿臧丙爲司農少卿袁廓爲
鴻臚少卿工部郎中張雍爲太府少卿屯田郎中雷有
終爲少府少監虞部郎中索湘爲將作少監有終德驥
子也

癸丑江州言德安縣民陳兢十四世同居老幼千二百餘口常苦食不足令歲貸官米二千石

甲寅詔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每二人共舉常參官一人充轉運使員外郎以上二人於京朝官內舉一人充知州通判 自趙普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

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辯善數奏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官謁見必甘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矣

乙巳賜太子中允陳省華及其子光祿寺丞直史館堯叟五品服先是堯叟舉進士中甲科占謝詞氣明辨上問宰相此誰子呂蒙正等以省華對省華時爲樓煩令卽召見擢太子中允於是父子又同日而賜章服

五月辛卯令刑部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遣鞫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畱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爲彝制凡滿三歲考其殿最而黜陟之

甲午詔致仕官有曾歷中外職任者給半俸以他物充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乙未又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

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 太僕少卿張洎上疏言邊防曰夫禦戎之道有三策焉前代聖賢論之詳矣繕修城壘依憑險阻訓戎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

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橐弓卑辭厚禮降王姬而通其好
輸國貨以結其心雖屈萬乘之尊暫息三邊之戍策之
次也練兵選將長驅深入擁戈鋌而肆戰決勝負於一
時策之下也國家自戎馬生郊邊防受敵兵連禍結屬
載於茲邯鄲致蹂踐之虞上谷失藩籬之固飛芻輓粟
千里而遙丁壯斃於轉輸膏血塗於原野尙賴聖君宵
旰廣運神謀自今夏以來方隅稍定餽糧以濟城邑粗
安然而敵人之情變詐難測或慮朔風漸勁塞草具腓
乘大漠之苦寒率穹廬之族類南下燕趙復恣憑陵則
善敗之機未可量也況河朔之地杼柚其空邑里邱墟
黎元蕩析倘後日之戰復有殺將覆軍之禍則趙魏鎮
定疇能守之人心一搖天下事去矣國家素失薊北之

險亡控守之處是上策不舉也屯兵平原與匈奴轉戰勞弊已甚勝負未定是下策不足恃也審觀天下之形勢憂患未已唯與之通好或可解紛今山東諸侯近不交戰訪聞匈奴已還其庭宜因此舉通和之策夫屈伸變化與道污隆轉危就安聖人之務也昔高祖奮布衣起豐沛誅暴秦滅強楚不五七年平定天下出師朔野困於白登爰從說士之辭遂舉和親之策迨至文景乘先代之業開太平之基至道興行兆民胥悅海內田賦三十而稅一太倉之米紅腐而不可食內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巍巍功業與三代比崇及其火照甘泉軍屯細柳則飾宗室之女出嫁單于夫以高帝之雄材文景之淳化豈力不足而德不至耶而與之通者蓋視彼爲

不足較耳安肯耗竭中國爲無用之舉傷害仁義致彼
此爭鋒乎觀典策之遺文審安危之大計惟聖人能之
結好息民正在今日倘或上天悔禍異俗懷仁奉大國
之歡盟息邊城之烽燧誠宗社之福也夫盛衰之理有
數存焉聖人因之以定其業昔者隋季板蕩唐室勃興
高祖太宗肇升天位英衛房杜爲佐命之雄頡利可汗
遽犯京邑太宗躬枉車駕以敦其夙好廣輸財貨以厭
其貪心歲月若更戎人寢弱李靖數萬之眾擒而滅之
此王者蒙垢候時殲強敵之明效也今契丹嬖臣擅軸
牝鷄司晨單于幽閉權歸母后裕悅強大處於嫌疑部
族之眾雖繁攻奪之形已兆滔天滑夏極惡窮凶以人
事言之則歲紀未周冒頓之謀必興於敵帳矣國家暫

時降屈以濟艱屯而取亂侮亡其則何遠若契丹憑恃種落張皇侵暴逆天悖理不奉綏懷於聖人屈已濟物之誠已彰於天下矣

秋七月丁酉以御製詩文四十一卷藏於祕閣

八月癸卯朔祕書監李至與右僕射李昉吏部尙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祕閣觀書上聞之遣使就賜宴大陳圖籍令縱觀翌日甲辰又詔權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並賜宴祕閣先是遣使詣諸道購募古書奇畫及先賢墨跡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以官數歲之間獻圖籍於闕下者不可勝計諸道購得者又數倍乃詔史館盡取天文占候讖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卷并內出古畫墨跡

一百一十四軸悉令藏於祕閣圖籍之盛近代所未有也

乙巳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畱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爲貴我以儉爲寶令皆毀之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賀曰聖意如是天下大幸上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紬條內服惟絁絹咸屢經澣濯乘輿給用之物無所增益焉

癸亥李至上疏言晉宋以來皆有祕閣之號設於禁中唐室陵夷斯因流蕩陛下運獨見之明下維新之詔復建祕閣以藏奇書總羣經之博要資乙夜之觀覽斯實出於宸心非因臣下之建議也況睿藻宸翰盈溢縑帙

其所崇重非復與羣司爲比然自創置之後載經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敘其先後著爲永式其祕書省旣無書籍元隸京百司請如舊制上可其奏列祕閣次於三館丁卯以起居舍人直史館呂祐之等分直昭文館太子中允和嶠直集賢院先是但有直史館於是始備三館之職嶠峴之弟也

九月戊寅以鄉貢進士呂蒙叟爲郾城縣主簿蒙莊楚邱縣主簿蒙巽沈邱縣主簿皆宰相蒙正諸弟從其請而命之初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躋窘乏劉亦誓志不嫁及蒙正始仕乃迎二親同居異室奉養並至云 崇儀副使郭載言臣前任使劔南見川峽富人多招贅壻與所生子齒富人死卽

分其財故貧人多捨親而出贅甚傷風化而益爭訟望
禁之詔從其請

冬十月乙巳以同州觀察推官錢若水爲祕書丞直史
館若水文敏之子也初佐同州知州性褊急數以胷臆
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賠俸贖銅耳已而
奏案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媿謝
然終不改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
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
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
遂失其尸或爲首謀或從而加害罪皆應死富民不勝
拷掠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
水獨疑之畱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訴之曰